



世 界 经 典 名 著 文 库

L'ASSOMMOIR

小 酒 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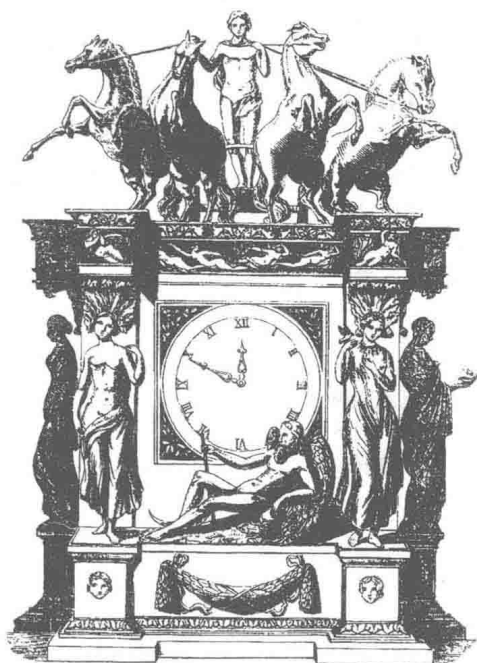
[法] 左拉 著

中国和平出版社 新世纪出版社

世 / 界 / 经 / 典 / 名 / 著 / 文 / 库

小 酒 店

[法]左 拉 著
孙立坚 译



中国和平出版社
新世纪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酒店/(法)左拉(Zola,E.)著;孙立坚译.-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9.11

(世界经典名著文库)

ISBN 7-80154-177-4

I.小… II.①左… ②孙… III.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I 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9)第 65562 号

小 酒 店

[法]左 拉 著

孙立坚 译

中国和平出版社 出版发行
新世纪出版社

新华书店 经销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公司印刷

850×1168 1/32 12.25 印张 444 千字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54-177-4/G·170

定价:14.80 元

本书据法国巴黎法斯格尔出版社(Fasquelle Editeurs, Paris)1954年版
译出

主要人物关系表

- 热尔维丝——洗衣女工
古 波——锌工、热尔维丝的丈夫
娜 那——古波夫妇的女儿
郎蒂埃——制帽小商人、热尔维丝的前夫
古波太太——古波的母亲
罗拉太太——古波的大姐
罗利欧夫妇——古波的二姐和姐夫
顾 热——热尔维丝的男友
顾热太太——顾热的母亲
哥伦布大叔——小酒店老板
博歇夫妇——女看门人夫妇
福克尼太太——洗衣店老板娘
维尔吉妮——女工
布瓦松——警察、维尔吉妮的丈夫
拉 丽——邻居女孩
“靴子”——古波的男友
“烤肉”——古波的男友

作者原序

《卢贡——马卡尔家族》应当是由 20 部小说组成。1896 年此套系列小说的总体计划业已确定，我极其严格地遵守了这一计划。到了该写《小酒店》的时候，我亦如写作其他几部小说一样^① 完成了创作；按既定的方案，我丝毫也未停顿。这件事也赋予我力量，因为我正向确定的目标迈进。

当《小酒店》在报纸上^② 发表之后，竟遭到了空前猛烈的攻击，人们谴责它，说它直露并充满着罪行。是否极有必要在此用些笔墨来阐明我的创作意图呢？我所描写的是在我们的城郊瘟疫般的境遇中一个工人家庭命运的兴衰过程。酗酒和不事劳作的后果，使家庭关系破裂，使龌龊的男女杂居，使道德伦理逐渐沦丧殆尽，直至羞辱与死亡。这是一幅伦理写真图。

其实《小酒店》是我的作品中最严谨的一部。我的其他作品中往往还能触及到更可怕的创伤。只是本书的形式上稍显骇人。人们对我所运用的字眼颇有微词。我的罪过是在作品中收集了民众的语言，并反复大量使用而产生了不同寻常的文学好奇性。呵！这种创作形式竟成为我最大的罪过！然而，这种语言形式的字典实际上比比皆是，某些文

① 《小酒店》是《卢贡——马卡尔家族》系列小说的第七部。前六部小说在此之前均已如期发表。

② 此处报纸是指《公共福利报》。《小酒店》在该报发表了一部分后，因受到攻击，中途停止刊登。

人墨客还在潜心研究着它,并对它的鲜活、辛辣之气,对它在刻画形象时的异峰突起,生动有力的效果倍加赞赏。至于那些专事寻路觅径的语法学家对此亦如获至宝。不过,无论如何,总不会有人片面地认为我的志趣在于纯粹的语言学领域,认为我以此事感受某种历史和社会的强烈兴趣吧!

另则,我并不为自己辩护。我的作品会替我表白其中原委。它是一部摹写现实的作品。是第一部不说谎话、能嗅到人民气味、植根于人民的小说。^① 不应当作出全体人民都是坏人的结论,因为我的作品中众多的人物并非都是有恶劣品行的人。只是贫困与悲惨的生活境遇以及艰辛的生活,使他们变得愚昧而败坏了。当人民对我和我的作品用怪诞的、令人生厌的、带有诸多成见的方式进行评判之前,应当首先读读我的书,了解它们,清晰地理解它们的想法内涵。诚然,众所周知,读者朋友们对于那种可以给人带来愉悦的惊险传奇故事确实喜欢!我只希望人们知道,人们所称的吸血鬼、冷酷的小说家,其实是一个正人君子、学者、艺术家。他在自己的角落里过着谨慎的生活,惟一的奢望就是使自己的某一部作品广为传播且留芳百世。任何无稽之谈我都毫不在意,只是埋头工作,时光的推移和读者的信任最终会使我得到认可,并且从这愚蠢的包围圈中拔腿而出。

左拉

1887年1月1日于巴黎

^① 此处原文所用的“人民”一词(PEUPLE),是指与贵族资产阶级对立的平民,在《小酒店》中,主要指手工业工人。

第一章

热尔维丝等着朗蒂埃，已是凌晨两点钟了。她站立窗前，冷风穿透了她短小的胸衣，不由地全身战栗起来，她有些昏昏欲睡，斜靠在床上；焦躁不安的等待煎熬着她，泪水浸透了脸颊。自从她和朗蒂埃在“双牛头”饭店吃过饭后，朗蒂埃便叫她回家同孩子们睡觉；八天过去了，他每天深夜才回家，依他说是去找工作。今天晚上，当她凭窗等候朗蒂埃回家时，远处“大阳台”舞场的十个窗子里射出的灯光映在门外马路黑魆魆的地面上阑珊可见。她似乎看到朗蒂埃走进了舞场，他身后跟着的是那个小阿黛尔，那个擦铜器女工时常与他在同一个饭店吃饭。此时，她轻摇着双手在距朗蒂埃五六步远的地方跟着他。似乎不愿意在舞场门前耀眼的球形灯光下携手同行，那情形像是两人彼此刚刚从对方的肘窝里抽出手来似的。

热尔维丝一觉醒来，已近清晨五点钟了，她感到身体僵直，腰酸背痛，不由地又嚎啕大哭起来。朗蒂埃还没有回家。这是他第一次夜不归宿。她坐在床沿上，头顶上是一顶悬在天花板上呈锥状的、褪了色的花布床幔。渐渐地她眼中噙满了泪，用目光环视着凄惨、零乱的卧房，少了一只抽屉的核桃木横柜，三把麦秕垫的椅子旁的小桌子满是油腻，一把缺口水壶放在小桌上。为了孩子们，又在横柜前面加了一张铁床，这一切差不多占去了整个屋子的三分之二。热尔维丝和朗蒂埃的箱子敞着盖摆在角落里。里面没有衣物，只有一顶破旧的男帽压在一些肮脏的内衣和袜子下面；靠墙的椅子背上搭着一件有破洞的披肩，一条贱

满泥的裤子，尽是些旧衣店的商人们不肯收购的破旧车辆。壁炉台上，两支已无法成双配对的铝铁灶台的中间放着一叠粉红色的当票。这间屋子算得上是这个旅店的上乘房间，位于二楼高低合适且不说，还面对着街道。

此时，两个孩子同枕共眠睡得正香。8岁的克洛德两只手露在被单外面，缓缓地喷着鼻息；艾蒂安只有4岁，一只小手臂搭在哥哥的颈上，梦中还露出淡淡笑靥。孩子们的母亲用被泪水模糊的双眼凝视他们的时候，低声的呜咽又起。她用一条手帕掩住自己的嘴，生怕歔歔之声破口而出。她赤着脚，竟忘了重新穿上脱落的旧拖鞋，又转身倚在窗子上，重新开始了每夜一度的等候，她痴痴地望着远处人行马路。

这家旅店坐落在小教堂大街上，左边是鱼市巷。这座三层楼的破旧房子墙面被漆成了酒红色，每层都有百叶窗，不过已被风雨侵袭得糟朽了许多。门前的两个窗子之间的一盏星形玻璃招牌上面嵌着黄色的大字：“好心旅店，店主马尔肃耶”，因为长期的霉变，石灰墙面已斑斑脱落。热尔维丝的手帕仍然捂在嘴上。由于那块招牌灯遮住她的视线，于是她踮起脚尖向右边望去。看到了洛西雅尔街的尽头，那里成群的屠夫们穿着染血的围裙，站在屠牛场的门前；凉风袭来，不时地把被屠宰畜生的腥臭气味送进她的鼻孔；她把目光转向左边那条长饰带形的马路，她把视线停留在那所拉里布齐尔医院的白色建筑上，那医院正在建筑之中。她慢慢地来回眺望，视线终于移到了入市税征收所的墙壁上，入夜后，她时常听到这堵墙后传出被谋杀者的惨叫声；她用眼睛搜寻那些黑暗、僻静、阴冷、潮湿而污秽的街角。她惧怕窥到朗蒂埃被刀子戳穿肚子的尸体。当她抬起眼睛向那围绕着这个荒漠绑匪歌都市的一望无际的灰色城围望去时，猝然，一道闪光，那太阳下的尘埃充满了天空，一道带着巴黎喧嚣的晨光出现了。她最终还是把眼睛转向了鱼市巷，伸直脖颈，在苦闷中自我排遣地望着从蒙马特高地和教堂街上走下来的人群，其中有三三两两的牲畜。货车在入市税征收所的两座低矮的建筑之间川流不息地来来往往。那些成群的牛羊不时地阻断了路上的行人。络绎不绝的工人们肩上扛着工具，臂下夹着面包，熙熙攘攘的人流不断地冲进巴黎。然后又被不断地淹没在茫茫大海般的都市之

中。当热尔维丝似乎觉得在人流之中瞥见朗蒂埃的当尔，便冒着跌下楼去的危险，向前更深地探出身去。但是随后她又用手帕更紧地堵住了嘴，像是要把痛苦压到心底里去似的。

一个年轻人尖锐的声音使她离开了窗口。

“您先生不在家吗，朗蒂埃太太？”

“可不是嘛，古波先生。”她勉强满脸堆笑着作答。

住在旅店顶层十法郎一间小屋中的铎工名叫古波。他肩上挎着一只口袋，看见热尔维丝家门上插着钥匙，便像一个熟悉的朋友一般径直走进屋去。他又说：

“您知道吗？现在我在那个医院里干活儿……嗯！瞧呀！5月的天气多艳！可是早晨的风，还真有些刺骨哩！”

他边说边注视着热尔维丝被泪水浸红的脸孔。当他看见床上依然平整的被褥，便轻轻地摇了摇头；来到孩子们的床前，他看到两个小天使般的孩子面色红润，正香甜地睡着。他压低声音说：

“唉！您先生不太听话，是吗？……别难过，朗蒂埃太太。他热衷于政治；前些天人们选举尤金·许^①的时候，据说那是个好人，朗蒂埃为选举之事几乎发疯。也许他昨夜与朋友们在一起痛骂那个下流的波拿巴呢。”

“不，不，”她低声而吃力地说，“他并不是您猜想的那样，我自然知道朗蒂埃在什么地方……我们女人有自己的烦恼，天啊！”

古波闪动着眼睛，表示出他并不为她的哄骗所动。他临走时对她讲，如果她不愿意下楼，他十分情愿替她买牛奶。这位既美丽又善良的女人如果有一天有了难处，也许会求他帮忙的。古波的脚步声消失后，热尔维丝又重新凭窗远望起来。

城门口处人群牲畜的脚步声和蹄子声响在清晨的冷风中不绝于耳。那些穿蓝色衣服的是锁件工；穿白色衣服的是些泥水匠，那些大衣里露出长工作服的当然是油漆匠人喽。远远望去这群人色泽浑浊，俨然是一片混沌的土灰色；其中淡蓝色和灰黑色有些刺眼。不时地有工

^① 尤金·许(Eugène Sue 1804—1857)是法国通俗小说作家。

人停了脚步，重新点燃熄灭的烟斗；周围的行人面无表情，匆匆而行。人们既没有欢笑，也不向同伴递一句话，土灰色的面孔都朝向巴黎。鱼市巷如同一张血盆大嘴把行人一个个地吞进去。鱼市巷两头的转弯处，两个酒店老板正在打开门脸板，于是便有许多人放缓了急匆匆的脚步。未进店门前，他们先在人行道上踱着步，斜着眼睛瞅瞅巴黎，松弛一番双肩，似乎这就是一天自在的消遣所在了。酒巴柜台前，三五成群的人站在那里喝着酒；一个个都显得恣意妄为，酒客们挤满了店堂。吐痰声、咳嗽声带着酒杯中清亮的烧酒一杯一杯地润着他们的喉咙。

热尔维丝向马路左边看去，像是又看见朗蒂埃走进了哥仑布大叔的小酒店里。此时，一个没有戴帽子，带着围裙的胖女人站在楼下的街道中央问她：

“这不是朗蒂埃太太嘛，您起得好早啊！”

热尔维丝向前探了探身子说：

“呃，是您呀！博歌太太！……哎！您瞧，今天我有一大堆活儿要干呢！”

“可不是嘛，总有做不完的事情，是不是？”

于是一个依着窗子，另一个站在楼下相互攀谈起来。博歌太太是楼下“双牛头”饭店的门房。有许多次热尔维丝在她的门房里等候朗蒂埃，以免独自和那些用餐的男人们在一起。那女门房告诉热尔维丝，说有一个职员要缝补一件礼服外套，门房的丈夫没能把衣服取来，所以一大早她特地去了离这里不远的炭市街，趁那个职员还未起床时找到他。后来她又说起昨天晚上有一个房客半夜引了一个女人进来，一直闹腾到夜里三点钟，扰得大家睡不好。她一面鼓着长舌，一面用狐疑的目光审视着热尔维丝，像是专为探听消息来到窗下一样。她忽然问：

“朗蒂埃先生正在睡觉吗？”

“是的，他还没有起床。”热尔维丝回答时不由地涨红了脸。

博歌太太瞅见她眼中又涌出泪花，心中感到了某种满足，嘴里嘀咕地责骂男人的懒惰。她转身离去的当尔又叫道：

“您早上要去洗衣场，对吧？……我攒了些衣服也要去洗，我在旁边替您占个位置，也能再和您聊聊天。”

接着她似乎忽然动了恻隐之心,说:

“我的小可怜,您别总这样呆着,这样会惹出病来的……瞧呀,您的脸都发紫了。”

热尔维丝还是在窗前死死地守了两个多小时,一直等到八点钟。此时,城里店铺的门都开了。从蒙马特高地走下来的做工人流渐渐稀少了。几个迟到的人匆匆跨进城门。酒店里还是站着先前那一班人,他们不紧不慢地喝着酒,干咳着向地上吐着痰。工人们走过之后,又走来一些女工,其中有擦铜器的、做帽子的、做缎花的。一个个都紧束着单薄的衣衫,沿着外面的马路奔走。她们三三两两结伴而行,兴高采烈地攀谈,不时还夹杂咯咯的轻笑声,用光亮的眼睛四处张望。更远些,有一个独行的、瘦削、脸色苍白而矜持的女子,避开四散堆放的垃圾沿着入市税征收处的墙走着。随后走过去的是些店铺里做事的伙计,一面走着,用手指放在嘴里打着唿哨,嚼着用铜币买的面包。又有一些衣服极短,垂着眼皮,拖着枯瘦的身子,边走边打着瞌睡的人。还有些小老头子们,因整天守在办公室里,脸孔熬得苍白,他们一面蹒跚漫步,一面盯着腕上的表,像是用秒时算计着路程。随后大路上才显出一片清晨的安详和舒适;一些附近的有钱人在晨光下散步;没戴帽子的母亲们穿着肮脏的裙子,在怀中摇哄着她的婴儿,在街道旁的长凳上为孩子换襁褓。一群拖着鼻涕的孩子们袒着胸,互相碰撞着,时而在地上打滚,叫着、笑着、哭着,闹个不停。这时候的热尔维丝觉得心里气闷得发慌,绝望和焦虑使她几乎晕了过去。她似乎感到一切都完了,连时间都停止了一般。朗蒂埃永远不会再回来了。她用呆滞、失望的目光,从肮脏腥臭的屠宰场望到崭新洁净的医院。透过一排排开启的窗子,医院里面的房子仍是空荡荡的,好像是死神光临过似的。入市税征收处的后墙头上冒出一缕晨辉,直照着她,渐渐升腾的太阳洒向从梦中苏醒的巴黎,也使她目眩。

少妇端坐在一把椅子上,两手无力地垂着,停止了哭泣,此时,朗蒂埃安然地走进屋来。

“你!是你!”她连声呼着,上前去搂他的颈项。

“嗯,是我,怎么样?”他回答着,“我想你不至于瞎闲吧!”

他把热尔维丝从身旁推开,接着用一个使坏性子的手式把摘下的黑呢帽子向横柜上一扔。他约摸26岁,年轻健壮,身材不高,褐色头发,一张标致的面孔,稀落的小胡子,他时常习惯性地用手捻卷着它。一件工衣外面罩着一件紧裹身体的脏旧大衣。他说话时带着浓重的普罗旺斯省的口音。

热尔维丝重又跌坐在椅子上,和颜悦色地用断续的话埋怨道:“我一夜未曾合眼……我还以为也许有人要加害于你……你到哪里去了?在哪儿过得夜?天啊!你别再作贱我了,我会变疯的……你说呀,奥古斯特,你到底去哪里了?”

“我当然在该干事的地方啰!”他耸了耸肩说道:“八点钟时我在哥拉西尔一个朋友家,他打算开一个制帽厂。由于耽搁得太晚,所以在他家过夜为好……再说,你知道的,我不喜欢别人总盯着我。别唠叨了,让我安静一点儿!”

热尔维丝又哭了起来,接着是高声的争吵,朗蒂埃粗暴的动作撞倒了椅子,孩子们被惊醒,他们裸着上身从床上爬起来,用小手拢着蓬乱的头发;他们听见母亲的哭泣,还没有完全睁开惺松的双眼就大声哭喊起来。

“唉!真吵死了!”朗蒂埃没好气地说,“我警告你的,你们还不闭嘴?惹急了我,这次……我可真的走了。那么,晚安!我可要回到我来的地方去了!”

他说着已把横柜上的帽子拿到手里。这时热尔维丝连忙起身向前喃喃地说:

“嗯,不!”

随后她温存地哄了孩子,他们止了眼泪。她亲吻孩子的头发,说了些亲切话让他们再躺下。孩子们马上安静了,回到枕头上相互搁着腋窝吃吃地笑起来。此时,他们的父亲却靴子也不脱,一头倒在床上,脸上显出一夜未睡的倦容,面孔花一块白一块。他没有睡着,圆睁着眼向屋里扫了一周嘟囔着说:

“真干净呐,这屋子!”

他斜视了一会热尔维丝,面带愠色地说:

“你也不收拾一下嘛？”

热尔维丝是个22岁的少妇。她的身材不高，略瘦，艰辛的生活已扭曲了她那张原本清丽的面孔。她头发散乱，脚上穿着那双破旧的拖鞋，身子蜷缩在那件白色的短睡衣里打着寒战。家具上的尘土和油垢玷污了她的寝衣。方才的哭泣和烦恼，竟使她仿佛衰老了10岁。朗蒂埃的话使她失去了原本的惧怕和顺从，她忍不住发作起来：

“你太没道理了！”她怒冲冲地说，“你分明晓得我已经尽我的一切能力去做了。今天一家子落到这个田地，不是我的罪过……我倒要看看你，如果带着两个孩子，在一间甚至没有烧热水的炉子的房间里过活，你该怎么办？……你以前答应过，到巴黎之后要找个地方安顿下来，现在钱都被你花光了！”

“什么？”他叫了起来，“钱是你同我一起花的，现在要耍泼，给我一个人身上倒脏水呀！”

她似乎没听见，继续说：

“说到底，要是肯发奋，能翻过身来……昨天晚上我见着福克尼太太，就是‘新街’上的那个洗衣妇；她答应星期一雇我。如果你再去你哥拉西尔的朋友那儿做些事，出不了半年，就能宽裕许多的。到时候咱们也能添些衣服，在别处租个像样的房子，我们会有自己的家……唉！还得干活，加把油工作……”

朗蒂埃翻过身子脸朝着墙，一副不耐烦的样子。她又生起气来：

“是呵，没错儿，大家都晓得你绝计不想干活儿。满肚子野心，要像公子哥一样的穿戴、要穿绸披缎的小媚妇陪着逛游，不是吗？自从你叫我把我的衣服送到当铺里之后，你就嫌我不漂亮了……奥古斯特，我原本想忍一忍，不对你讲这件事，其实我知道你昨晚在什么地方过的夜，我看见你同那小媚妇阿黛尔进了‘大阳台’舞场。哼！你可真会挑那些贱货！那女人看上去倒是清白艳丽！还摆着公主一样的臭架子！……其实这里饭店里的食客们谁都同她睡过觉！”

朗蒂埃跳下床。他煞白的脸上圆睁着一对墨黑的眼睛，这个矮男人迸发出狂风般的怒气。

“是的！是的！她同饭馆里所有的人上床！”热尔维丝重复着，“博

歇太太要把她和她的那个娼妇妹妹轰走呢！因为总有男人排着队在楼梯上守着那两个贱货。”

朗蒂埃握起两只拳头，但终于没有落下去。他抓住她的两臂粗暴地摇晃着，把她推倒在孩子们的床上，扰得孩子们又尖叫起来。他又躺在床上，面容凶恶，口里窃窃私语。似乎有个主意，却还未最终确定。他说：

“热尔维丝，你不知道你刚才做了些什么……其实你错了，将来有你好瞧的！”

孩子们哭泣了好一会。他们的母亲坐在床沿上，俯身搂着孩子们；用单调的声音，反复说着一句话，重复了一遍又一遍：

“唉！假如没有生你们，我可怜的孩子！……假如没有生你们……没有生你们……”

朗蒂埃平静地躺在床上，抬眼望见上面那幅破旧褪色的床幔，心里正在默默地打着主意，并没有听妻子讲话。就这样持续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尽管疲倦使眼皮打架，他仍不肯入睡。他转过身子，用手托着腮，面色执拗且坚定。此时，热尔维丝已把屋子收拾得当。她唤孩子们起了床，替他们穿好衣服，收拾整理着被褥。他看着热尔维丝打扫卧房，擦拭了家具，被烟熏黑的天花板使屋里昏暗而凄惨，墙纸也因受潮脱落下来，三把椅子和那个横柜都跛着脚。抹布拭过，泛起的油垢，总也揩不干净。热尔维丝正对着挂在窗子插销上的那面小镜子梳理着头发，朗蒂埃也常用那面镜子剃胡子。他审视着她弯腰洗头时那一对赤裸的膀子，毕露的酥胸和那些可裸露的部位，心中在作着某种比较。接着，他的嘴角不经意地抽搐了一下，她那只有点跛的右脚，除非在劳累得撑不住时才能被人看出来。由于昨夜的煎熬，眼下她拖着右脚，把身子倚在了墙上。

两人沉默了许久，没讲一句话。他似乎在等着什么；而她忍气吞声，强打精神，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只顾忙着手底下的活儿。她把丢在箱子后面角落里的脏衣服打成一个包袱，准备出门，此时，他终于开口问道：

“你要做什么？……你到哪里去？”

起先她不作答。随后,他又气冲冲地追问,她便答道:

“你难道看不出来……我得去洗这些东西……孩子们总不能穿着脏衣服吧。”

待她收拢起两三块手帕。又是一阵沉默后,他才开腔说:

“还有钱吗?”

猛然间,她立了起来,两眼盯着他,手里还拿着孩子们的脏衣服。

“钱!你难道让我去偷不成?……你晓得前天我那件黑裙子也只当了三法郎。全家的两顿中饭全用光了,去肉食店也得开销……呃,哪里还有钱。这四个铜币是去洗衣场用的……我可不像有些女人那样去赚钱。”

朗蒂埃并没有因为妻子的后面那句隐语而罢休。他翻身下床,把悬在屋里的破衣烂衫扒了一遍。末了,拽下一条裤子和披肩,还打开横柜揪出一件睡衣和两件女衬衣,塞进热尔维丝怀中的包袱里,说:

“给,把这些送到当铺去。”

“你要不要让我把孩子也当了?”她问道,“真作孽,假如孩子也能典当,这倒也省事!”

然而,她还是奔当铺去了。约摸半小时后她回来,把一枚五法郎的银币放在壁台上,又把一张当票加进了一对烛台中间的那一叠当票里。然后说:

“就给了这些,本想买六个法郎的,可有什么法子?哎,当铺总不会破产的……里头尽是当客!”

朗蒂埃没有立刻取走这五个法郎。他本想让她去兑换零票,好留给热尔维丝几个铜币。当他发现横柜上的纸包里还剩一些火腿、一块面包时,终于不由自主地让那块银币溜进了自己的背心口袋里。

“我真怕去见那个卖牛奶的女人,因为已经欠她八天的奶钱了。”热尔维丝解释道,“我这就回来,趁我不在的功夫,你去楼下买些面包和炸牛排,呆会儿一起吃中饭……哦,再带瓶酒上来。”

他没说不肯的话。看来似乎是和平的结局。少妇继续把一些该洗的衣服塞进包袱。当她正要从箱子底取出丈夫的内衣和袜子时,他嘟囔着说,要她留下他的东西。

“留下我的衣服！你听见了吗？我不愿意！”

“你怎么不愿意？”她站了起来问道：“这些都生霉的东西，你还想再穿呀？这非洗不可了。”

她说着，却怯生生地瞧着他，那张年轻标致的脸又变得冷酷起来，像是往后没有什么能使他回心转意似的。他火了，从女人手中夺过衣服，扔回箱子。

“见鬼！就听我一次吧！我告诉你，我不愿意！”

“为什么呢？”她脸色煞白地追问，心中不由被可怕的疑惑困扰起来，“现在你又用不着这些内衣，你难道要出门……我拿去洗碍你什么事？”

在热尔维丝用炙热的眼神盯着他，使他一时语塞，随后吞吞吐吐地说：

“为什么？为什么？……当然啰！你，你会到处逢人就说你如何照料我，替我缝补浆洗。哼！我就讨厌这样！你去干你的事儿，我做我的活儿……洗衣妇们又不是替猪狗忙乎的，我会自己去找她的！”

她只好哀求起他来，表白自己从来不曾向别人说过埋怨的话；但是他却蛮横地关上箱子盖，一屁股坐在上面，对着她的脸叫道：“不行！谁的东西，就得由谁来做主！”随后，他避开女人的目光，重新躺到床上，并说他困极了，别再烦他了。这一次，他真想要睡去一样。

热尔维丝一时没了主意。她没好气地故意朝脏衣服包袱踹了一脚，拽起手边的衣物缝补起来。朗蒂埃均匀的呼吸声使她稍稍安了心。她取了前次洗衣剩下的一块肥皂和一块青矾，走到孩子的身旁，他们正在窗前乖巧地玩弄着一些旧瓶塞。她低头吻过孩子，压低声说：

“你们乖乖的玩，别吵。爸爸在睡觉呢。”

她离开了屋子，昏暗的天花板下面，异常的寂默中，只剩下克洛德和艾蒂安偶尔发出的轻微的笑声。此刻已是十点钟了。一道太阳光从半开的窗缝里透进屋来。

来到街上，热尔维丝向左转了一个弯，沿着金泉新街走着。路过福克尼太太的店铺时，她轻轻点头施礼。洗衣场差不多在街中间，恰是在两段石块路的交汇处。一座平顶屋上安放三个结实而巨大的、圆形